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

画坛奇才 陈子庄



陈乐燕 著

·20集电视连续剧·

画坛奇才陈子庄

陈乐燕 著



陈乐燕，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92年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永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1年以来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发表中，短篇文学作品一千多件，先后出版《平常故事》、《难忘的岁月》、《第三只眼》、《长江边的阴谋》等文学作品集，共计两百多万字。曾荣获全国“共和国的颂歌”报告文学二等奖；全国“时代新闻人物”报告文学二等奖；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中国曲艺文学奖、全国新故事征文二等奖；重庆市故事征文一等奖等40多次国家级、省市级文艺奖。有七次荣获全国级“优秀辅导教师”、“园丁奖”荣誉称号。

子庄胞兄
仰慕未竟
深邃高逸
妙学无
彷彿而得
生神似
寔余多
称意而心
向往之
戊寅秋
敬庄先生

七十六岁
敬庄先生

子庄胞兄
仰慕未竟
深邃高逸
妙学无
彷彿而得
生神似
寔余多
称意而心
向往之
戊寅秋
敬庄先生



此画系陈子庄先生的胞妹陈敬庄所作。1998年在阅陈乐燕所作20集电视连续剧《陈子庄》后，欣然赠予作家的《牧牛图》。上为题跋。

目 录

画坛英杰 艺海遗珠 覃石语 (1)

画坛奇才陈子庄

第一部分 拜师学艺	(9)
第二部分 大闹碗厂	(22)
第三部分 闯荡江湖	(34)
第四部分 荣昌茶社	(46)
第五部分 国恨家仇	(58)
第六部分 成都之行	(70)
第七部分 惩凶举义	(84)
第八部分 笔墨精神	(95)
第九部分 十年磨难	(107)
后记	(119)

画坛英杰 艺海遗珠

●石 语

陈子庄，小名福贵，又名南原，思进，号十二树梅花书屋主人，晚年在画上直署石壶，重庆永川市人，享年63年。生前是四川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研究员，国画组组长。

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热爱巴山蜀水，把毕生的经历贡献给社国的文化事业。对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无所不精，对文学，诗词，鉴赏亦有高度修养。对老庄哲学，儒学，佛学均广泛涉猎。其作品清新，格调高雅，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子庄风格”，而且富于民族性，地域性和个性特色。

子庄由于胸襟旷达，安贫乐道，潜心绘事，尤其不慕名利，故生前默默无闻。在他逝世后，其遗作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展出，盛况空前。尤其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国画研究院”展出，每天观众高达一万二千余人之多，被新闻界评论为“轰动京华，震惊世界”，于是国内外产生热爱石壶艺术“热潮”，持续不衰，东南亚友人认为“没有收藏石壶的画，深感遗憾”。博得众多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和推崇。美学家王朝闻先生说：“……陈子庄作品显示了不傍人门户的独特面貌。这就是创造，这就是前进，这就是传统的继承。他的自然生命虽然已经结束，但他留下的作品却显示了中国画那不会灭亡的生命力”。又如文艺评论家冯其庸先生说：“石壶的画，初看似乎是貌不惊人，但是只要你稍为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你面对着的是一位惊世骇俗的，不同凡响的，高出自己时代多多的具有绝代才华的卓越画家”，再如中央美术学院艺术

鉴定导师薛永年先生深入分析地说：“陈子庄的艺术，有两点最为突出，一为新意境平淡天真，迹简意远，二为新造型语汇系统的朴简高妙，机趣天然……借古开今”。但他生前应该得到的而没有得到的声誉，历史与人民会重新给予他：“中国画坛巨匠”、“一代宗师”、“当代八大”，以及“正宗中国画首要代表”等美称接踵而来，这就是唐代大书家孙过庭所说的“人去业显”矣。

近年来，北京《中国画》和《美术》，上海《美术丛刊》，天津《迎春花》等如“出土文物”作了专题报导。国内外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他的画集十余种：《陈子庄画集》、《中国画坛巨匠陈子庄》、《陈子庄作品选》、《石壶画集》，以及精辟独到的《石壶论画语要》等，精装本高达320元，仍供不应求。由于他那高旷超逸的艺术格调，清新洒脱的艺术特色，使人耳目一新，启发人们的真、善、美和事业进取心。许多学术团体，正在深入探讨石壶的艺术精髓，传授后进，弘扬于世界。今年是全国政协五十周年纪念，“陈子庄艺术陈列馆”市政协五次提案，立案，市文化局承办在案，他的出生地已作为旅游文化开发区，永川作家撰写的《陈子庄》电视连续剧剧本已脱稿，即将筹拍，真是好事喜重重。他那高尚的人品艺品，美好的情操，传奇的轶事，记忆犹新，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故写此文，作为向市政协五十周年纪念献礼。

非凡的童年，可贵的开端

子庄出生于绘碗艺人家里，父亲陈增海，字荣光，亦擅画折扇，多为邻里和画商画画，此乃半农半艺人家。其父读书不多，然喜读古典小说，工余时，经常给儿童摆龙门阵，《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故事，子庄亦常随父亲去碗厂劳动，受到其艺术的耳濡目染薰陶。他上小学时，对旧社会那种死读书的学制不感兴趣，对绘画和武术如痴如迷，而且萌芽着为国为民作一

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故更名“思进”。上课在书本上画，在习字本上画，画的是岳飞、文天祥、钟馗，古装仕女等。课余时，专心练武，如是三年，学业因而迟进，屡受老师训戒，于是退学回家。父辈视其学业无成，责令娶媳（童养媳），以为可以约束，殊入洞房后，他竟深夜破壁而逃，远走高飞，迫于生活，只得帮庆云寺和尚牧牛，放牛时，手持木棍，爱在地上对牛写照，久而久之，所画的牛，居然可以辩牝牡，和尚和路人异常奇之，故有小名闻于附近乡里。

由于他天资聪敏，性格开朗，活泼灵动，学一样精一样，感动了和尚大发慈悲之心，资助他拜著名拳师徐老师为徒，奋发学习，闲时偶尔学画，孜孜不倦，勤学苦练，约十年之久，练得一手好武功。但他时寡言笑，秉性倔强，好打不平，为人们所爱戴，深得社会贤达的赏识，前去成都参拜颇负盛名的武术前辈马宝先生为师，深造武艺，马老武术精湛，教授有方，不到一年时间，子庄武功超群，身躯也锻炼得魁梧伟岸，于是参加成都国术比赛，击毙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部教官，名列前茅，荣获金奖。受到冯玉祥将军和川军将领王缵绪的青睐，遂入聘王的幕下，时逢齐白石来川，子庄受王的旨意，以盖世武功名誉，赴上海迎接黄宾虹蜀游，他们三人同为王缵绪的座上客，从而子庄在绘画艺术上受到齐白石，黄宾虹国画大师的影响广开视野，走上了文人画疏放旷逸之路，这是子庄一生在绘画艺术上的转折点。此时他充分领悟，艺术要登峰造极，上追唐、宋、元、明、清诸大师，下从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吸取营养，而且非有渊博的学问和来源于生活不可，故经友人介绍向德高望重的萧仲伦先生求教，学习老庄哲学和《楚辞》，并专心功读经史子集。此时黄宾虹为友人精心创作六尺巨作《峨眉钟秀图》，请子庄题跋，他欣然命笔，写了七律一首，“仙山深叠树交遮，台殿晴晖五色霞。游客穿林惊逸鸟，老僧支铛煮茶。乱云欲雨腾腾白，落叶因风簇簇花。”

久计结庐峰顶上，茹芝饮瀣足生涯”。深得黄宾虹，齐白石的赞许。

青年时代的陈子庄，耳闻目睹旧社会权贵的倾轧，军阀势力的割据，官场的腐败，劳动人民深受剥削压迫的痛苦。当时他虽然可入达官贵人之席，但又绝不同流合污，下则与工农落泊文人为伍，并赋予深深同情。同时积极拥护共产党，遵照何君辉（解放后永川地区专员）的旨意，定居荣昌，活动于成渝两地。在荣昌开设“金谷荣园”，修建“兰园”住宅，广交进步人士，参加民主党派活动。协调余际唐在荣昌县竞造国大代表获得成功。余以国大代表身份，为策应西南解放有功，荣任川东行署副主任。同时努力读书学画，丰富文学知识和提高绘画技巧，他对传统功力越学越精深，仿石涛，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的画，惟肖惟妙，几乎达到乱真地步。在仿古画展览，不见知无不称绝。解放前夕，为了策应成都和平解放，刘伯承将军叫陈子庄赴成都，何君辉命令他妹弟石语督促陈子庄赴成都动员反共头目王缵绪起义成功，避免了战争灾害和巨大损失。

心灵的吐述，艺坛的创举

子庄一生，饱尝了艰辛，经历了复杂的社会环境，跨越了一条坎坷不平而又非常曲折的人生道路，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传奇式人物。他对绘画的学习有着“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信念，支配着他在艺术上的继续攀登，不断奋勇前进。使他在这条崎岖险阻的道路上积累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吸收了许多的艺术养料，而且牢固地履行着他总结的“因景生意，因意立法”去进行艺术创作，这就法无定法乃为至法的出新方法，故顺手拈来皆为妙谛。正如他诗云：“笔细笔粗缘有限，墨浓墨淡意无穷。清湘雪个为师表，毕竟脚跟各不同”是也。

他曾说过：“要敢于超越具象对笔墨的制约，要敢于夸张、

变形对人的约缚，才能游心于艺，达到情之所至，任意挥洒，直至粉碎灵空。”“物我两忘”。这就是“日新其德，万古不得同一”。他还强调：“技巧要表现笔墨之趣，意境要体现情性之趣，升华中要有天趣、机趣，画面效果要出现奇趣，幽趣，敢操弦外之音，必有童趣，逸趣。所写的飞禽走兽，尽体现喜、怒、哀、乐之情”。他写巴山蜀水，平淡天真，意境深邃，而且赋予诗情画意，颇有耐人寻味的生命力。正如美术理论家邹洛羊先生所说：“我钦佩他的笔墨，来自前贤，发自天机，流自心坎，画境恬静，浑厚，苍润，在一片醇厚的真情中闪烁着拂拂的灵气，笔精墨妙，十分耐看”。这些杰作在他一系列画集中，可以欣赏到他画中的神韵风彩和美化心灵的享受。

子庄在六七十年代写生，常到汉旺，龙泉，峨眉，青城，乐山去看那烟云变化莫测的峰峦，捕捉那一瞬间的生动形象，心领神会观察入微。偶尔发现古拙朴茂的金石图象，墓碑铭文，爱如至宝，便拓片留存，他有诗云：“自古嘉州名胜地，汉唐石刻见高文。画师能出诸师外，横绝峨眉巅上云”。因而他写的山水新颖动人，不猎奇，不做作、不故弄玄虚，在平凡的小景里写出无限的新天地，洋溢着巴蜀山水的浓郁乡土气息。正是他自知之明的豪言壮语：“我的画将会为海内不可多得的艺术、内行中能得到我一尺小品，都将会尊为拱壁”。（书信）

他最喜画彭州丹景的“状元红牡丹”高出众花之上，倒叶垂藤，屈伸自如，姿态横生，花冠昂首，绚烂山谷，顽强地在无限的大自然中拼搏，有似他一身坎坷而又曲折的写照。他还喜欢画梅花，心地清彻纯洁，表里如一，一岁之末才尽情吐芳，他深有体会地以诗概括：“矮屋沉沉熏烟墨，泥墙撑木篱笆隔。纸窗暗淡梅花景，一枝冷香出冷格”。这可能是喻其十二树梅花书屋主人的高风亮节吗？这些多而精的佳作，曾在四川《五老画展》中，崭露头角。继而又参加《花鸟画展》、《扇面画展》、《剑阁写

生画展》以及《新春画展》，《四川与天津画展》等，深深地吸引观众，去而复返，有斐然成大家之美誉。潘天寿先生看他的画，……连看数遍，说他“胸次高逸，笔墨意趣均佳，不带一点俗气”。吴作人先生看他的画“赞不绝口”。李可染先生看他的画“连声叫好”，并遗憾地说：“我以前去四川时，怎么没有见过他呢？”吴冠中先生看他画题词云：“这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要用小品表达大自然是最困难的，但他做到了”。他们均异常敬佩他的卓越成就，都尽心竭力向有关部门推荐，可是当时因“四人帮”横行挡道，未能引起注意。

正是他对艺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根植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土壤，发生于现实的巴蜀乡土沃野，呈现在灿烂夺目的一朵朵鲜花时，霹雳一声，十年浩劫降临，心爱的画约千幅竟被一火而焚之，他与正直的画家一样，遭到残酷的批斗，生活降到低于常人，时常揭不开锅，爱子溺死，老妻气癫，一连串的无情打击，并未把他吓倒。仍然悄悄地作画，无纸，毛边纸，包糖果纸，无笔，小学生笔作画。练习书法，时常用笔蘸清水在桌上书之。（书信）他就是这样逢逆境处之泰然，对贫穷置之度外，视富贵如浮云，遇名利似粪土，坚持加倍勤奋，纵情挥洒，并积极探索画艺新路。他信中写道：“坚信民族的优良的文化艺术决不会毁灭的，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光芒万丈”。他还和至亲好友书信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我在绘画理论和技法上有所突破，笃信自己的艺术，必定为民族文化所推崇，必定会光辉灿烂，我献身于绘画，正在全力进取，为实现为祖国，为民族，为人类做一件大事业的宏愿。他的记事诗这样写道：“墨华不入时人眼，穷肯欲撑半壁天。儿女啼饿无米煮，老妻久病又成癫。百年难得诗千首，画是青山便是家。明月莫愁无米煮，河东分我一杯霞”。这是何等乐观！何等气魄！何等超凡。

七四年我和几个朋友去成都拜望他，时逢有人求画，他沉思

片刻，便信手挥毫，画了些小草和几只突出的小鸭在池塘游泳，天真活泼，幼稚可爱，跃然纸上，提笔写道：“何智何愚，孰奸孰良。或毙于瘟疫之下，或死于屠宰之场”。这显然是同情于当时受难的中国人民。观他的画，诵他的诗，真是莫大的享受，深深敬佩不已，不禁赋诗赞道：“笔情墨趣为精品，独善多能尤志坚。难得夕阳无限好，飞蛇飞动起云烟”。

扶掖后生，循循善诱

子庄先生生前，成都一些有卓识文艺单位，省美协和群众艺术馆，经常邀请他辅导和讲课，他相继收下了为人忠诚勤恳，有培养前途的门人，其中以工厂文化较高的工人，学校的美术教师居多，以及自己的个别子侄等，皆认真负责从事长期无代价的指导。还结合切身的体会，把奥妙无穷的画论，作深入浅出的讲解，并且作变化无常的绘画示范表演，使他们领悟“神似”与“形似”的区别，重在“神似”方为上乘之作，然后因材施教，启发他们在实践中逐步发现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艺术道路。一批后进新秀，对他七篇讲课，受益匪浅。如《略谈中国画的执笔》，《画如其人》，《略谈写意画中的点染笔法》，《谈业余创作》，《山水画浅谈》，《谈中国画的白描》，《略谈花卉画的取势》等。他的言传身教，特别谆谆教导：“学画必须读书，画者文之极也，画之要有二，一为性灵，二为学问。画中国画无学问不能传意思，无性灵不能传笔。无意思无笔墨韵味，岂能立画乎？不管向谁学习，总之读书为首要之基，千万不要忽略此语”。他的口头禅语：“要与名利断绝，艺术有进境，名不可好，亦不可轻视。爱自己之名不要去污秽他，与好名不同，爱名是自尊，好名是贪心”。这些可贵的金玉良言，子庄先生是身体力行的楷模。通过十年浩劫，他的学生遵师重道，埋头于艺术的苦海中，不断进取和取得很好的成绩，有些被邀请出国展览和讲学，获得稍高的评

价。

纵观古今中外，一个人画了一辈子的画，没有一点名气，于别人是难以容忍的，于子庄先生是默默地承受了。这是由于他心灵的飞跃，“精骛人极，神游万刃”，沉酣于大自然最美的享乐中，所以他吃了上顿无下顿，却偏要作画，而且还要画得气韵生动，画得出类拔萃，在历代美术史上最难出现的，但他攀登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这种治学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因此，这篇文章的结尾语，用他自己对其画的评价：“非笔非墨，非铁非石，其中一个，千古屹立”，是多么中肯而有意义的。

98年10月于重庆

注：本文作者原名覃石语，系陈子庄先生的妹夫。

(原载于《海棠》季刊99年1期)

序 幕

如泣如诉，撼人心扉的音乐声起，耀眼的黑体字一个个地射向屏幕：画坛奇才陈子庄

一个浑厚的男中音的画外音：

“1988年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的《陈子庄遗作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争先报道了《陈子庄遗作展》轰动京华的盛况。中国美术馆内，观众每天逾万人。不少观众从全国各地赶来，一睹这位被誉为‘中国的梵高’的艺术风采。”

一、拜师学艺

▲1. 公元1925年的川东南。四川永川县永荣乡的一个偏僻小山村。

青山绿水，庄稼茂盛。房舍低矮，多为草房。偶有十之一二的瓦房，系小地主，富农之宅。

绿草茵茵的山坡上，一头大水牛悠闲自在地低头啃草。一头小水牛在附近撒欢蹦跳。

七、八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在草地上嬉戏打闹。

一个小孩跑来，惊慌地对小伙伴们说：“不好了，先生回来了！”

众小孩作鸟兽状，纷纷从地上爬起来，逃命似地跑走了。

一农舍家的堂屋门口，挂一竖牌，上写“永荣乡周记私塾学堂。”堂屋内，则才的八个孩子手忙脚乱地翻开《三字经》，正襟

危坐地朗声念起来：“人之初，性本善……”

穿一件破蓝布长衫，杵根拐杖，戴副眼镜的周先生气喘吁吁地腋下夹一把烟叶从乡场上回来。

孩子们听到先生的脚步，互相做了个鬼脸，又拖长声调念书。

周先生走至门口，观察了学生们几分钟，愠怒地喝道：“我一走，你们就贪玩儿，跑到外边去，这成何体统！”

胖娃支支吾吾地：“先生，我们没出去玩儿，一直在念书。”

先生：“放屁，你们一直在念书？！那我问你，我走的时候，你们身上都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在，”先生用拐杖指着胖娃：“你看你，还有他，还有他！你们身上的泥土，青草是哪来的，嗯？你几个孩子，骗得了鬼，骗不了我！”

胖娃自知理亏，惊惶地低下了头。

先生：“我看你们这些孩子怎么得了！我经常给你们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只有七十。这学问学问真要下苦功夫学！怎么可以我一转身你们就溜出去玩儿呢！我下一次出门，只好把你们锁在屋里了！”

陈子庄：“先生，你把我们关在屋里，我们看不见念书呀！”

先生：“这没关系，我把油灯给你们点上。”

陈子庄：“先生，使不得使不得。万一我们在这屋子里摆弄油灯，把你这房子烧了怎么办？”

众小孩嘻嘻地笑了。

周先生气急败坏地：“你！就你陈子庄最可气！我去把烟叶放了，再回来收拾你们！今天你们每个人不背熟三页书，就别想回家！”

周先生走了。走了几步，又轻手轻脚地走回来，在门口外偷听。

孩子们的读书声又起：“人之初，性本善……”

陈子庄打岔高声念道：“人之初，要交租。性本善，先生教我捉黄鳝。”

孩子们哈哈大笑，前仰后合。

周先生恼羞成怒地冲进屋里，怒喝道：“陈子庄，你扰乱课堂，你给我站起来！”

陈子庄只好站起来。

先生：“你……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

陈子庄：“先生，这《三字经》我早就背得了。再这样天天翻过去倒过来地背，真没意思。”

先生：“好！你还敢顶嘴，你出去！从今天起，你就不要来上学了，叫你爹来，我不想再见到你！”先生痛心疾首地摇摇头：“真是孺子不可教矣。”

陈子庄：“你才是老朽不可雕矣。”说罢，抓起书本和书包，头也不回地冲走了。

▲2. 陈子庄的家。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

陈子庄的父亲陈荣光在院坝里画花瓷碗图案。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子庄，你也不小了，都12岁了，也该懂事了。祖先们说的，‘穷不丢猪，富不丢书。’叫你去上学堂，你又没心思，还经常给我闯祸。现在，学堂把你开除了，你又怎么办呢？”

陈子庄：“爹，我真是不想念书了。”

父亲惋惜地说：“这么好的机会，你不珍惜。周先生满肚子的学问，你真该继续去上学。你看这山里还有许多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想上学还上不起哩。”

陈子庄倔强地说：“我不去了，学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诗文，有什么用？长大了最多当个学堂的先生，又有什么作为呢？爹，周先生那么有学问，还不是照样受穷，只有两件破旧的长衫子，

平时怕把长衫子洗破了，洗都舍不得洗。吃叶子烟都只有买那种最孬的。”

父亲：“那你不上学堂又干啥呢，人生在世，总不可能一事无成吧？”

陈子庄：“爹，我想像你这样，学点儿手艺。”

父亲：“你想跟我一样，到碗厂去做工？”

陈子庄：“我不是想去碗厂，我是想学画画，长大了当画家。”

父亲不置可否，边画图案，边在考虑。

陈子庄：“爹，行不行嘛？”

父亲说：“也好，学点儿手艺也好。祖先们说的，‘为人不学艺，挑断箩兜系’。你长大了没有一点本事，就只有挖田造土，还有就只有成游手好闲之徒。我知道你还算是咱陈家有血性的后代，行，就依了你。不过，你要想当画家，我这半碗水不敢教你。这样，我把你送到荣昌县吴家铺子我师兄那里去，让他教你两年。就是不知道你娘舍不舍得你走。”

▲3. 山路上，陈荣光与妻陈氏送儿子出远门。

陈荣光挑着行李。

陈氏谆谆教导儿子：“子庄，到了吴先生那里，要懂规矩，再不要像在学堂里那样胡闹了，啊？”

陈子庄：“娘，我知道了。”

陈氏：“还要勤快点儿，除了学画画以外，要见事儿做事儿，不要偷懒，记住了？”

陈子庄点点头：“记住了。”

陈氏：“吴先生虽然不是你的爹，但你要把他当成爹来尊重。大凡小事都得听他的，啊？”

陈子庄又点点头：“娘，我都知道了，记住了。”